

# “矿长是否下井”不应是唯一的追问

王军荣



10月16日早6点，河南平煤集团平禹四矿发生瓦斯突出事故，有37人被困井下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、副总理张德江为此专门作出批示，要求全力以赴做好救援工作。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骆琳，总局副局长、国家煤矿安监局局长赵铁锤16日紧急率领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指导抢险救援等工作。（本报昨日报道）

国家安监总局10月15日发文规定，领导带班下井制度将由煤矿扩大到所有矿山企业。规定要求，金属非金属地下

矿山生产企业必须确保每个班次至少有1名领导在井下现场带班。领导带班下井情况与其经济收入挂钩，未按规定带班下井的，将对矿企警告并罚款3万。据了解，发生事故的煤矿是一整合煤矿。我不太清楚“整合”的真正含义，但不管如何“整合”，矿长下井应是必然的，而安全则是必需的。

智利33名矿工被救之后，要做智利矿工也成为一种“理想化”口号。智利的矿工之所以能够被救，最为关键的，显然不是矿长下井，而是井下有紧急避难所，在这个避难所中，室温维持在32至36摄氏度，有通风口，

有生命赖以维持的饮用水，甚至能和家人通话。

“矿长下井”被解读成“陪死”，让人透出悲凉。矿长下井真的是“救命稻草”吗？如果不从监管严密上着手，如果不在矿下建立起足够的避难所，矿长下井，罚得再多，恐怕也很难阻止矿长不在井下。

当矿难发生的时候，首先质问“矿长在井下吗”，这难免有种病急乱投医的味道，我们不希望发生矿难，但一旦发生了，能够被救出来，这应该是有基本保障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矿长是否下井”不应该是唯一的追问。

## F 发榜 fabang

### 中国七大休闲城市



1 杭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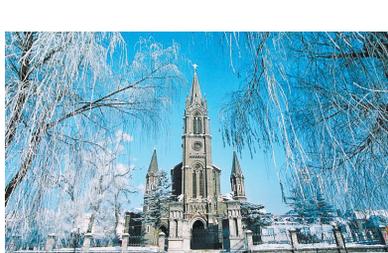
2 成都



3 南京



4 银川



5 吉林



6 扬州



7 湛江

点评：呼伦贝尔、秦皇岛、舟山等城市也榜上有名。休闲城市必定也是吃喝玩乐的好去处，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多多。

发榜机构：中国(国际)休闲发展论坛

## “美女城管”

“23周岁以下，身高160厘米以上，五官端正，形象好，气质佳”，乍一看，还以为是电视台的选秀广告，其实，这是成都市新都区为招聘女性城管人员设置的硬杠杠。

近两年，为改变“暴力城管”的形象，消除公众对其野蛮执法的怨气，大陆各地的城管机构可谓煞费苦心，相继推出了“眼神执法”、“妈妈城管”以及“美女城管”等举措。从性别优势角度看，女性的耐心、细心以及柔性沟通有助于减少执法中的冲突，在城管团队中补充一定的女性力量，这本无可厚非。然而，成都新都区招美女城管似乎把这本“真经”给念歪了，并陷入误区。

## S 时事乱炖 shishiluan dun



## F 网评 wangping

### 大学生的书包与中学生的头发

杨鬼子

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日前规定，学生上课必须背书包，不管是纸袋子还是LV，反正只要不捧着书进教室就行。可以想象，这样一个打着改进学风旗号的形式主义规定，注定是遭到当代大学生们抗议的。比这更荒唐的是，10月9日，山东省临沂市第六中学13岁的初一女生张悦因不符合学校短发令要求，3次被赶出校门后，在家喝下灭白蛾用的灭幼服自杀身亡。一个花季少女，在一纸道士们制定的荒唐规定面前，以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试图挽回留发的尊严。

我们当然不鼓励以极端方式对抗不合理规定，但是透过事件必须引起重视的是这些规定是怎么出台的？我相信，只要稍有理智之人都会清楚地辨析，背不背书包进教室与是否有一颗向学之心、有没有学生的样子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。

大学的课程一般比较分散，有时候一上午就一门课，带一本书，一支笔，一个本，足矣，为什么非要来个纸袋子之类的东西包住带入教室呢？何况，考试的时候可是不允许带书包到课桌的。我大学以及研究生期间似乎就没有背过书包，当时也丝毫没有影响我的努力和追求。我虽然不敢说自己多么优秀，更不是鼓励不背书包，只是想说明，背不背书包实在大没必要大张旗鼓了。

同样地，中学生因为其年龄心智等因

素受管理的程度要大于大学生，可这不等于是就让自己置身于一些可笑的毫无实际意义的制度之中。人的天性是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的，而又不得不生活在一些枷锁之中，对学生行为的规范便是。但是，根据《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》这一最权威规定，中学生应做到“穿戴整洁、朴素大方，头发干净，不烫发、化妆、佩戴首饰，男生不留长发，女生不穿高跟鞋”。

这是合理的，也是必要的。但是，为何在某些个别学校偏偏画蛇添足加一条“女生须剪短发”呢？自然的长发对于一个处于成长期的少女是多么的珍贵啊！而今，却因一束头发夺走了一条鲜活的生命——品学均佳的她做鬼都想不到的是，留长发跟学习有什么冲突或矛盾。

没有任何理论或实践说明，背书包的大学生或短发的女中学生的学习成绩、科学成就大于不背书包的或留长发的女生们，估计也没有人朝这方面想。当前，教育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，对教育改革也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不论各个群体都在喊着怎么抓教育，怎么提高学生素质。不料，学校最后采取的对策却是背书包、剪头发之类的细枝末节的事情，真的让人哭笑不得。莫非，我们的教育改革已经到了穷途末路，再无其他正事可为？

## F 非常道 feichangdao

“很多当代中国作家用一种‘低智汉语’(baby Chinese)写作，外国人竟然无须字典也能读懂。他们觊觎市场，藏身高墙后面，被随从保护。作为中产阶级的一员，他们不再存活于百姓之间，不能，也不愿意，去探讨社会问题。”

——语出汉学家顾彬。顾彬还举例国外一些作家把自己视为语言的仆人，并为其牺牲一切。“他/她必须忘记市场和成功，只为他/她的作品而活。事实上，他/她的成就可能在死后才能被认可。一位真正的作家要接受这些。”

“我要对得起江津区150万江津人民。如果领导人就是这样一个混账的话，那么江津人民就对我失去了希望，我还怎么领导这个地方往前走呢？江津人民怎么还会认可我呢？正因为如此，我必须给我们的江津人民一个交代。”

——语出重庆市江津区区委书记王银峰。以“跟政府作对就是恶”一语成名的王书记，最近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

## 0 读报 dubao



(10月17日 05版)

学生最主要的任务是学习，现在一些高校学生不去努力学习，却拿着父母提供的生活费去赌博，实在令人寒心痛心。作为普通市民，我们希望警方能够加大对类似地下赌场的查处力度，以免更多的人误入歧途。

个体经营户 石建军